

茂梅 著

死亡钥匙

SI WANG YAO SHI



情理侦破推理小说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俊男靓女，终成绝配。在一场盛大的婚宴上，喜孜孜的新郎将一把灿灿闪光的金钥匙赠给了自己那美丽多情的妻子。然而当打开那栋豪华的小别墅之后，一连串恐怖可怕的怪事竟层出不穷地朝他们涌来……刹那间，别墅内顿时变得阴云密布，风波迭起。在一片疑云迷雾之中，人们意外发现：恩爱情仇，奇冤怪案融于一体——究竟是错误的记忆，还是一段现实中的孽缘？实叫人真伪难辨！通过一段血与泪的洗礼，情与爱的冲击，正义终于战胜邪恶！我刑侦人员不仅一举破获了一桩沉冤二十余载的历史悬案，也同时挖出了那些隐匿起来的社会蛀虫。

目 录

第一章	奇特的婚礼·····	(1)
第二章	死亡记忆·····	(15)
第三章	打开别墅的另一把钥匙·····	(36)
第四章	寻找小哥哥·····	(47)
第五章	意外被害者·····	(67)
第六章	两份设计图·····	(97)
第七章	红发女郎·····	(120)
第八章	风雨满南湖·····	(168)
第九章	峰回路转·····	(193)
第十章	心理医生·····	(220)
第十一章	爱情魔方·····	(251)
第十二章	残酷的谜底·····	(265)

第一章

奇特的婚礼

1

这是一场南湖市最隆重、最豪华的婚礼。

在市中心的南湖广场，仅花两年的时间，一座本市第一家五星级宾馆居然拔地而起，用“南湖大酒店”的大型彩色霓虹灯招牌，毫不留情地取代了有着多年历史、却经济极不景气的“南湖饭店”。

新建酒店一楼居中的大厅两旁，被分成中、西两种不同风格的宴会餐厅。右首，是装饰得金壁辉煌的西式宴会厅；西大厅的左侧，却布置得古香古色，一式小巧大红宫灯，使厅内幽幽暗暗、影影绰绰，只隐约可见一些唐装打扮的服务小姐穿梭其间，简直使那些出入的达官显贵、新形富翁们忘掉了所处的

时代。

“南湖大酒店”，成了公元 1996 年的南湖一景。

此刻，就在西式宴会厅的大理石台阶上，新娘新郎正满面喜气地在笑迎各方来宾。

这是一对堪称男才女貌的人——尽管双双都是早过了青春年华而进入而立之年的男女。

新郎林勇，高大英俊，一双浓眉锐目，再配上一张颇具男性魅力的厚唇，使他的外形本身就成为南湖姑娘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何况他还是本市人们戏称的“第八公子”——市城建局负责旧城改造、新区开发的林大局长、林成斌的独子，又下海经商已成为新一代富翁的佼佼者。

新娘肖兰却跟他截然相反：清秀苗条的高挑身材，一张精致得无可挑剔的美人脸上，常露出一一种似笑非笑却又半羞半娇的动人神情。

无人看得出她的真实年龄。

从小，人们就在背地里送她一个“含羞草”的雅称。一个月以前，她还是京剧团的一位末流演员，没想到，通过这种婚姻，将她从此带进幸福的大门，成为有闲阶层，上流社会的一员。

她兴奋得心都醉了，那张奶油色的面容上，愈发涌出一种熠熠发亮的嫣红。

“兰，累吗？再稍稍坚持一会，一会儿有好礼物送你。”林勇见她站立太久，便在一旁轻声抚慰道，“还有几位市里的重要人物没来。”

“在台上演戏当丫头，有时一台戏一站半小时，这站功早练出来喽。”肖兰一旁悄语娇声地戏噓着。

林勇感慨颇深却又万分疼爱的握了握肖兰的小手。他就欣

赏、深爱这种含而不露的娇羞之态。他认为这才叫真正的女人。哪象原来那位泼辣货……

一想到这里，他心中突然“格登”一愣，前妻左丽的“雌威”仍使他心有余悸。他抬眼看看四周，幸好，没有发现左丽那头红发和风风火火的身影。

在这大喜的日子里，唯一令他担心的，就是那个泼悍身影的出现。

一辆豪华小车悄然驶近酒店，林勇一晃，也顾不得拉上新娘，忙疾步迎下台阶。

是他老爹林成斌陪着管城建的市委副书记大驾光临。此刻，那戴眼镜的刘秘书一见林勇，忙抱拳文绉绉地说：“恭喜，恭喜！林先生终于娶得美人归呀！”

主客终于到来，在老、中、青的一片恭贺和朗笑声中，婚宴开始了。

就在一大群前来贺喜的人群中。有一男一女两双冒火的眸子正在死死地仇视着他们，林勇并未发现。

当4名白衣侍者将一只九层高的巨型婚礼蛋糕推进人群中央时，婚礼的喜庆气氛也被推到了高潮。

“来，新郎新娘当众亲吻一下！”

林勇的一班小兄弟在笑闹着起哄。林勇冲他们做一个求饶的手势，忙拉过满脸溢着红光的肖兰向人群朗声宣布道：

“现在，美丽、温情的肖兰小姐已经成为我的合法妻子。为感谢她对我的一片深情，我想在这大喜的日子里，当众送她一样珍贵的礼物——”

“哇——”人群又一阵抚掌大笑、大叫。“好，吻一个！”几个年青人还在闹着。

但多数的来宾却在用好奇的目光紧盯着林勇，不知这位

“第八公子”又在玩什么新的花招。

林勇变戏法似地从西装兜内取出一把金灿灿的钥匙在手里晃着：“这是一把纯金的钥匙，它能打开我们的爱情之宫——江边开发区的小别墅大门。愿她跟我们的后代一起，在这里健康快乐、兴旺发达！”

“哗！”热烈的掌声中，那一男一女匆匆离去。

林成斌面露了一个不被人觉察的愠怒目光。

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些微妙的小变化，人们只用艳羡、兴奋、甚而有点嫉妒的目光注视着那沉醉在幸福中的新郎、新娘。

肖兰眼含意外、激动，还有不少感动的目光颤栗着迎过去，用纤纤玉手接过了那把闪着金光、她期望着通向幸福大门的钥匙。

她作梦也没想到，其实她接过的，却是一把通向地狱之门的死亡钥匙！

2

“啊！真漂亮！”

当小车将一双新人缓缓地送至新居——那挺立在江边小区绿树丛中的小别墅时，肖兰一下车，就被眼前的景像惊呆了。

这是一栋仿西班牙式的西式建筑。三层奶白色小洋楼，楼前修剪出一片青青的草地，上面缀着秋千、吊床，将人几乎带进一个充满诗意的童话境地。

肖兰被爱人的良苦用心和一番深情感动得热泪盈盈。

一群好奇的人们簇拥着新郎新娘走进了一楼那足有八、九十平方米的大客厅。

厅里，一色的欧式仿古家俱、意大利真皮沙发，再配上松

软、柔和的综黄色纯毛地毯、各种灯饰、几副大型油画，使客厅显得典雅、庄重而仍不失豪华。

“乖乖，真不知是到了哪国的人家！”有人在咋舌惊叹。

“怎么样？还满意吗？”林勇满脸掩饰不住的得意，他象是在问肖兰，又似乎在向所有的来宾发问。

无人回答。人们已来不及回答，许多人已顾不上礼貌，纷纷在四处参观起来。

一楼大客厅的后面，除了讲究的公用卫生间、厨房、餐厅和一间游艺室之外，就剩下一道气派的转角大楼梯通向二楼的主卧室、婴儿间以及三楼的书房及佣人小房。林勇也牵着肖兰的一只小手，领她一处处地细看、欣赏……渐渐地，他突然感到肖兰的手在变凉、继而发抖。他再一细看肖兰，只见那张本已兴奋得嫣红的脸蛋已在顷刻间变得苍白。

“兰，怎么回事？是不是不舒服？”林勇吃一惊，忙关切地问。

肖兰无声地摇了摇头。

林勇见状，又心疼地说：“你一定是累了，我先送你去咱们洞房休息、休息，好吗？那些客人让我来应付。”

在这大喜的日子里，肖兰也实在不忍令丈夫扫兴，何况他又那么深爱着自己。于是，她依旧轻轻摇了摇头，随丈夫回到了一楼的客厅。

“各位亲友们！真对不起，肖兰这两天太累了，让她告退休息一下吧，由我在这儿奉陪诸位。”林勇大声说完，又转身体贴地劝慰肖兰，“你脸色不好，先去新房休息一下吧！待会再下来……。”

还没等林勇说完，有人又在起哄打趣了：“有没有搞错哇，这么早就急着去洞房？！要去，咱们大伙一块去闹闹新房！”

肖兰被说得又羞红了脸，她强打精神支撑着，只好又依偎在林勇身边，挤出一丝笑脸面对来宾。

她发现了一双正在灼灼冒火的眸子。

“啊！”她低声惊呼，用手悄悄拉了一下林勇的衣襟。

林勇顺着她的视线望过去，终于发现了那熟悉的双目和火红的头发。

“她果真来了！”林勇担心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当他正在紧急思索应对之策时，那位红发女郎竟在人群中朝他冷哼一声，居然转身离去，仅将一个疾步急行的背影留给了他。待他回头再看肖兰，却见她早已狂奔上楼，也在倏忽间不见了身影。

林勇悄吁口气，又开始放松地笑对来宾。

“哇！”

突然，从楼上的新婚卧室中，传来肖兰凄厉的惊吓声。林勇拔腿就跑，人群也迅速朝楼上涌去。

卧室中，婚床上的粉红床罩已经掀开，只见肖兰面色苍白地昏厥过去。她身旁的米色地毯上，摊着一张极大的纸张，上面赫然几个大字：小心冤魂怨鬼！

林勇一见，一股寒意直冲头顶。低头再看容颜苍白的肖兰，又不由得火冒三丈，他咬牙恨声地说：“是她！一定是她！”

当惊魂未定的人们打电话将医生请来新房时，房内只留下了新婚夫妇，客人们全在林勇的道歉和劝离声中，快快地离开了。

别墅内，是死一般的宁静。

3

林勇将那张纸轻轻地摊在眼前，他要细细地研究、细细地

分析，一旦他认定了这是出于他前妻左丽的手笔，他发誓要惩治一下这头该死的母老虎！

他想到了那天，当左丽发现他跟肖兰的私情时，那恶狠狠的神情。

“哼！我当你八公子喜欢玩那种鲜嫩的少女，谁知你找了个跟我一样年龄的女人！”左丽不屑地说，“好吧，你当我真稀罕这顶‘林公子夫人’的名份？婚，我要离！但别想离得太轻松、便宜！”

“鲜货？！哪儿有钱买不着？！”林勇也绝不会示弱，索性朝老婆亮出了底牌，“可人家肖兰才叫真正的女人。温柔、体贴、漂亮、痴情，你有吗？！你懂吗？！压根儿一头母老虎！哪里有半点女人味？！实话告诉你，我要跟你离婚再娶她做老婆时风光光办一场大喜事！”

“好哇，你等着！”左丽恨恨地咬牙回答，“我要让你的新房变灵堂，敲响你林八公子的丧钟！”

林勇一气之下，第二天向法院递交了离婚报告，左丽也绝不示弱，发动一切关系网，死活板着让法院尽量调解。林勇出于无奈，只好忍痛拿出100万元来，才算是“摆平”了她。

没想到她居然来了这一手！

玩了这么一个小儿般的恶作剧，偏偏又吓倒了胆小的肖兰。

他带着股恨意死死地打量着那张纸。这是一张十六开的新闻纸，上面用剪字贴着那几个该死的大字。突然，他的眉头又开始紧皱起来。

这纸和字都表示了一种久远的年代和历史，它绝不象今天的产物。

还有，他深知左丽的个性，她不会玩这种小儿的把戏。她追求的是当面的效果，从不在背后干小动作。所以，在他们以前共同的朋友圈中，左丽倒有个直爽、坦诚的好名声。

他犹疑了，也真的不安了。

是谁？这恶作剧究竟是谁干的？假定不是左丽，那性质恐怕会更严重、更加可怕。想到此处，他回头瞥肖兰，见她正满脸凄惶、满脸惊恐地呆倚床头，不知在想着什么。

“兰，你在想什么？别怕，有我在！”林勇踱过去，轻轻搂着肖兰的双肩，象哄小孩般地说着。

“阿勇，咱们别住这里了，我对这房子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肖兰偎在丈夫的胸前，宛若梦呓般地说着。

“房子？！怎么扯到房子上面去了呢？”林勇略带吃惊地加大了嗓门，“真没想到你的胆子这么小，被一张恶作剧的纸就吓成这样。别怕，说不定是别人嫉妒我俩的幸福才这么干的嘛，也可能是……”他陡地住嘴，没将自己的猜测说出来。再婚之夜再提前妻的名字，他认为是一个当丈夫的不明智之举。

“阿勇，咱们别住这儿吧？哎？房子太大，人就咱们两个。又加上我对这房子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住下也会不舒服，还不如到外面随便找套什么房子住着，哪怕小一点的两室一厅也行。”肖兰似央求又似撒娇地说着，语气中却有种不容置疑的决心。

尽管南湖市房源紧张，但这对林勇来说，简直是小事一桩。他绝不甘心让自己一番心血付之东流。当初一打定主意跟左丽离婚时，他马上就让人家基建队连夜开工，限3个月交付使用。直到上个月房子进入装修阶段，他才带着一枚耀眼的钻戒，正儿八经去向肖兰求婚。眼下为这一桩小事就要让这栋豪

华小别墅白白空着，他想着也实在有点不甘心。

在大事上，林勇绝不会向任何女人妥协，包括他最心爱的女人。何况他认为这是肖兰受了惊吓之后的一时之举，也许当她真正好好欣赏、欣赏这座别墅之后，会完全改变她自己的主张。

“好啦，我先带你好好再看一遍这房子，住不住的话，以后再说。”林勇轻轻拉起肖兰，轻轻地开导、劝说着，“先前人太多，你可能没仔细看看这房的设计和内部结构以及它的总体布局。我相信你看过之后，一定会喜欢它的。”说完，他也不管肖兰是否同意，便挽着她慢慢出了房门。

黄昏早已悄然降临，林勇一出门便劈劈啪啪地开灯，一刹时，别墅内便亮起了耀眼的灯光。这回，林勇领肖兰干脆从上至下、从三楼的婴儿房看起，他要用母性来再唤起肖兰对新婚的激情。

在这婴儿房里，设计者也真是别出心裁，特地在两房间隔之处留出一个凹型位置出来，里面放满了各种电动玩具，将这一小块地盘，巧妙地布置成了一个浓缩的“儿童乐园”。

肖兰一进来看见这乐园，两眼又开始发直，她死命地摇着头，连说了几声：“不对！不对！不对头……”

“你究竟怎么啦？”林勇真有点不解了，忙问：“哪地方不对头？”

“不是，我是说我这感觉不对头。哦，不是，我说不清楚……”肖兰词不达意，结结巴巴地告诉林勇，“我觉得这房子好熟悉……好象、好象我曾经住过这样的房子，一模一样的房子，我就在这婴儿间内长大……”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听她这么一说，林勇反倒放心地哈

哈大笑了，“我真怕你吓出了毛病呢？说半天还是这么回事！这房子设计得确实别具一格，也许是电视、电影上见过吧？”

“不，不是！”肖兰慢慢冷静下来，又拼命摇头说，“那时我还好小、好小……除了这三层楼的所有设计全使我似曾相识之外，印象最深的，就数这婴儿房。这里——”她指着那凹处的“儿童乐园”说，“不应该是这些有轨火车、太空转椅这些玩意儿。这里是个小花园，女孩子的小草地，里面有秋千、吊床……对了！”她猛一愣怔，骤然瞪着惊恐的大眼说，“就象这别墅外的草地一样！对！它就是那草地、小花园的放大模型！”

“兰，你没事吧？”林勇听她越说越玄，不由得担心地用手探了探她的前额，有几分不安地说，“是不是真吓出毛病来了？”

“好吧，你带我再一层层往下看过去。”肖兰反倒逐渐清醒，却又更加激动。她反过来急迫地挽着丈夫，拖着他朝外走去。

看过了二楼，正欲往下再细看一楼的布局时，刚行至楼梯角处的肖兰却突然猛地住步，只瞪着双眼似在死死地追忆什么似的，片刻过后，只听她突然捂面尖喊了一声：“我记起来了——”便猛地挣脱林勇的胳膊，朝楼上卧室狂奔，待林勇追过去一看，肖兰已面无人色地倒在那婚床的席梦思上。

4

本来满以为会搂着个美人能度过一个消魂的新婚之夜的林勇，被这场意外的洞房风波一搅，直弄得窝了一肚子不便发作的怒火。翌日一早，他也不等肖兰起床，便匆匆梳洗一番，将那张该死的恐吓纸揣进公文包内，便匆匆驾着自己那辆心爱的

“奔驰”离开了别墅。

“总经理，您这么早……就来公司？”办公室外的女秘书没想到老板在新婚的次日就来公司，而且这么早就出现在办公室时，她深感意外地问了一句。

林勇二话没说，只是狠狠瞪了这位饶舌的秘书一眼。

他用内线电话叫来公司副总经理李华，让他即刻将那张该死的恐吓纸送公安局去，请他们帮忙做做技术鉴定，分析、分析究竟是谁在跟他林勇玩这种花招。他要狠狠惩治、惩治这个大胆的家伙。当李华转身一走，他又打了那位基建包工头文明山的手机，让他赶快来他办公室一趟。然后他又拨了一个熟悉万分的中文传呼机的传呼台号码，准备当那娇滴滴的传呼台小姐要他留言时，他只会恶狠狠地说上一句：“林勇要你去死！”

不管恶作剧是否左雨所为，他也要找她发泄昨晚的怒气。

然而，传呼台的服务小姐却娇声相告：该号码已停止使用。

这娘们！有了100万，足可以使她换多少次传呼机了。林勇在心里狠骂了一句，然后点燃了一支“三五”香烟。现在，他要静等文明山的到来。

两支烟还未抽完，大腹便便的文明山便气喘如牛地出现在他眼前。

“我说文胖子呀！你究竟搞什么鬼？”也不等对方坐定，林勇就瞪眼发怒，“你要敢搞名堂玩到了我的头上，我让你在南湖市找不到立足之地！”

这兜头的一顿怒骂，将这个文明山弄得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了，他满脸惶惑地急说：“跟你这大总经理玩名堂？你想想，我敢吗？！且不说这工程才进场，就冲咱们今后，也还得靠你

多多关照，讨碗饭吃嘛。”文明山盯着林勇渐渐稍转缓和的脸色，又继续申辩下去，“就说为你这栋别墅吧，当初你一提条件，我二话没说，就从设计到装饰，整3个月让弟兄们加班加点、没日没夜地给你赶工，硬是如期完成喽。你再看看那材料，哪一样是伪劣假冒产品？！全都是我派人直接从厂方拉来的甲等品……”

“够了，够了！不用丑表功喽，一栋造价足足一个亿的基建项目，你当我不知道你赚多少钱是吧？”林勇止住了对方的滔滔不绝。文明山说得有理，谅他也不敢得罪了自己这位财神爷。

“哎呀，那建材生意我不让给你做了吗？”文明山又大声叫屈，“谁不知道这搞基建赚钱的名堂一大半在材料上吗？这都不都在材料上又要赚一手嘛……”

“你当我白给你拉工程项目？！一个亿的工程就一幢别墅就打发了我？！你以为我是南湖的‘小叫化’，跟你讨饭吃？”林勇的火气一下又升上来了，冲眼前这位农建队的基建包工头瞪圆了眼。

“看你，看你，你今早是怎么啦？”文明山慌了，一时更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位新婚大喜的“八公子”又哪根肠子不痛快，一早冲他发开了火。想了想，他赶紧陪着笑脸说，“你还没吃早饭吧？陪你喝早茶去，再跟你道一次喜，怎么样？”

一提到新婚，林勇才总算发完怒火，将话题拉到叫对方来公司的正题上：“那房子是谁设计的？”

“咱请的是设计院的黄工啊，你当初不是说要给肖兰一个意外的惊喜，尽量设计一幢漂亮、有风格的房子给她吗？还说什么人家是艺术界的，有品味，千万别大红大绿的落了俗套。

这原话不都是你说的吗？这屋子怎么啦？她不喜欢？啊，难怪你一大早找我发火！”文明山好象总算悟出了什么似地，这才放心地咧着口暴牙笑了笑。

他没将肖兰的奇怪记忆告诉对方，他认为那只是肖兰受惊后的反应而已，在他的印象中——肖兰曾告诉他她是孤儿出身，跟着贫穷的养父母长大的，不可能曾拥有过那种住宅条件的家庭。

他先要了解那张纸的来源。

“我问你，那别墅的所有钥匙别人有没有？”林勇沉思着问。他要从这有钥匙者查起，别人不可能从那铁栅栏门外飞进二楼的主卧室内。

“钥匙？！”文明山吃惊地瞪着他，“那天你不是亲自在场监督安装的吗？你不是说就怕那些工人不老实，万一偷留了钥匙，将来不安全吗？怎么，昨晚进了小偷？”文明山猜测着，也跟着自己的话而大惊失色地变了脸。

“不是，”林勇摆摆手，终于将昨晚发现恐吓纸的事告诉了文明山。

“是这么回事……”文明山稍吁口气，又奇怪地自言自语，“那里面也算是铁桶江山，应该不可能偷着溜进去啊……要报复你而恐吓她？也犯不着这么搞嘛，办法多的是，何必费这种大手脚呢……”

是呀，文明山这个土大款的分析也有道理，那么……他脑海中骤又飘起了绉绉火红的发丝。

“会不会是……”文明山猜测着，又迟疑片刻才说下去，“那些客人里面的人呢？他们才有可能趁人多进你那房去干这缺大德的事呢。”

“唔……”林勇思忖一会，又挥手叮嘱了一句，“记着，你要将帐做好，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都要一口咬定：这房是我花钱让你们建的！”他看着文明山，又加重语气补充道，“你要是将这事捅了出去，到时可别怪我手下无情！”

“哪会呢！”文明山打着哈哈说，“你看我出过漏子没有？哪项工程我没给过回扣？要么就帮甲方头儿们建了私房？这都成了行规，你怕什么？”

林勇挥了挥手，他不想再听这位土包工头的唠叨。